



瓦匠

■朱俊（湖北）

一切源于大地
取水，和泥
塑成生命的本体

唯独可以被拿捏
生活更多时候是如此
泥弓切开，时光被塑形
跟随地球自转起来

不用等天青色
黑色煤炭，一直燃烧
空间里的窑变

岁月一片一片摞起来
炊烟让村庄具体起来
雨，雪，月光的蹲守
草木托举
旋即，归于大地

剪指甲

■金盖子（湖南）

从菜地回来
指甲缝里塞满了泥垢
我的剪刀锋芒毕露

指甲和菜地的杂草
一定是同宗远亲
它们最擅长抢占资源
一不留神就占据了
优越的位置

我的肌瘤、盲肠炎、骨质增生
又在隐忍作痛
我断定也是这个圈子干的好事
它们伪装，贪婪，势力疯长
最终在体内占山为王

对无用甚至有害的东西
我的剪刀必须亮出锋芒

在春天的晨曦中吟唱

■阙鹏霖（四川）

一场雨中山水渐渐朦胧
打湿古镇错落的青石板，滋润嫩绿的新芽
驻足期待雨后的彩虹，感受清新的印象
小溪潺潺，鸟儿在枝头把心灵唤醒
迎春花竞相绽放，蝴蝶绕着花从飞舞
一阵花香引起我的情绪，留下幸福的诗意
在春天的晨曦中吟唱，跟随着节拍起舞
见证淳朴的风俗，留恋一个季节的美好

春日美好

■张秀梅（安徽）

一只小鸟，落在我的窗台上
在初春的阳光里，蹦蹦跳跳
叽叽喳喳，快乐无比
一阵微风吹过，我的发丝迎风飘扬
脸颊温暖柔和，那是春姑娘回来了
此时，春风来了
春雨下了，春雷响了
整个世界都美好了起来

本期副刊责任编辑：

叶桂秀 郭园金 松王 晓军
莫喜生 思杨 冯开俊 王建成

古心

■孟静（河北）

吴铮是一位在闽浙一带很有名气的画家。

他住在一处风景优美的水乡里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潜心作画，养身养性。家里由夫人梅心打点。可梅心说病就病了。

不日，梅心便扔下吴铮和四个年幼的孩子走了。

吴铮失去了心爱，家，变得凌乱不堪，毫无头绪。更让吴铮烦心堪忧的是，他又闻听小日本鬼子来了。

山河破碎，前途茫然！

吴铮内弟梅鸥来帮他料理家务。他们连夜收拾，准备逃往偏僻的表叔家避难。

家里值钱的东西不少，能带走的却不多，尤其是大洋。

梅鸥说：“姐夫，此去不知何时回来，还是多备些硬货！”

吴铮摊开两手，阴云锁住了眉心：“哪有那么多硬货呀？”

梅鸥问：“你家不是有银票吗？”

“银票倒是有，可它不是硬货啊！”

“你呀，画画把你画傻了。”

吴铮想竭力开启那把锁，怎奈阴云浓重眉心难阳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梅鸥拿着银票去票号兑换大洋，只见房门紧闭，上面赫然贴着：停业！

俗话说穷家富路。手里大洋少，不敢贸然走。梅鸥说：“咱俩赶紧筹钱。”

吴铮辩解：“这兵荒马乱的，上哪儿筹钱？”

“家里不是还有你的一些画稿吗？赶紧处理，换点钱。”

“那不行！给画稿降价，不等于把我降价了吗？”

“姐夫，都啥时啦？能换俩钱就换俩，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。”

吴铮在梅鸥的苦口婆心下，总算把他的一卷画稿拿到市面去卖。

国破家亡之时，人人自危，个个忙着逃难，还有谁会存心思顾及看画呀！

梅鸥拿着画稿等了大半天，到底等来一位男子：“你是吴铮什么人！手里竟有他的画稿？”

“他是我姐夫。鬼子来了，逃难没有盘缠，卖掉画稿凑点路费。”

男子长叹一声：“可恶的小鬼子，作孽啊！”

随后男人说：“这些画稿，我收了，算是在我这里寄存。

我愿意资助吴先生300大洋，等日子太平了，再来找我取回。”

梅鸥拿回300大洋。吴铮的眼睛瞪得像鸡蛋似瞪目：“何人花这么多钱买画？”梅鸥把那个男人的相貌大略描述一番后，吴铮双手抱头：“高建明，我欠了你的——”

吴铮告诉梅鸥，高建明是开当铺的。当年，他衣食无着落时，是高建明帮他度过了艰难时期。后来两人成了君子之交。

三天后，已经听见了鬼子的枪炮声。吴铮和梅鸥慌忙领着四个孩子踏上逃亡之路。

傍晚，他们一行来到一个渡口。

天色浓黑，只有远方的炮火闪着星光。黄河在低吟哭泣，四周没有渡船的影子。

渡口边有一家旅店，店主见有稀客来到，甚是高兴，笑脸相迎：“诸位需要几间啊？”

吴铮回道：“我们不住，等船过河。”

店主一听不住，开春的脸立变冰霜之冻：“不住就走，影响我生意！”

梅鸥连忙说：“店家，我们虽然不住，但求您行行好，帮俺找找渡船，不会亏待您

的。”店主这才又春风迎面：“我给你们找找看。”

没多久工夫，店主领着一个女人来了。

女人说：“若是白天渡河，一次一块大洋，夜里渡河，要二十块大洋！”

吴铮刚想开口，梅鸥扯扯他的衣角，即刻哑言。

梅鸥说：“二十就二十，我们愿意，这就走。”

到了河对岸，梅鸥拿出十块大洋说：“我只付你十块。”

船老大有点意外地吃惊：“使不得啊，我是替人家开船的，主人说了，少一块也不行！要不，我就白干了。”

吴铮对梅鸥说：“咱不能言而无信，该给多少就给多少！看他也不容易。”

“店主和那女人是一家的，他们合伙讹咱们。”

“即使是讹，咱也认了，当初不该答应啊！”

梅鸥嘿嘿一笑：“不答应他能渡咱过河吗？”

在吴铮的力主下，梅鸥又多出了五块大洋。接着赌气说：“照你这样，到不了地方，钱就花光了。”

吴铮说：“宁可要饭，不可食言！”

五年以后，他们顺原路返回，在那个渡口，又遇见了店主。

吴铮就想起了少给船老大的五块大洋。他拿着五块大洋说：“上次欠您五块大洋，现在还上。”

店主忙说：“其实，那天夜里十块就够了，我多要了您十块大洋，我还应该退回您五块大洋才对呢。”

吴铮说：“危难时刻，不管你多要多少，当时我们答应的就应该全部兑现！”

吴铮到底给了店主五块大洋才算完。



情语 摄影 | 李肖容（广西）

当时只道是寻常

■罗玉霞（湖南）

沿着窄窄的乡间小道前行，转过最后一道弯，老屋便赫然跃入眼帘。这么多年过去，老屋已经很老很老了，一如你当初那般衰老。

我推开老屋斑驳的大门，“吱呀”一声后，我与阳光一同进入堂屋。环视四周，右侧你居住的房间已被上锁，不再允许进入，这是由于忌讳还是哀思，我不得而知，只能徒然望着这房门出神。很久很久以前，你常在自己的小厨房里烹调着爸妈孝敬的猪肉——你将肉切成小碎块，下锅炖成肉汤，最后撒点葱花，

香味就这样飘飘荡荡到了堂屋。我端着碗蹲在堂屋的门槛上，这时你从侧门那探出半个身子，偷偷向我比画示意，我会意后急急走到你跟前，你则默不作声夹起几片肉塞到我碗里。现在，我多么想再听见那门“吱呀”的一声响，再出现你那苍老的身影。

我从堂屋走到后门，又从后门走出屋去。屋后的桃树、梨树已经不见，唯余槐树与椿树依旧挺拔。童年的夏天，我们常在这些树旁纳凉，望着东升的月亮，你跟我讲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；抑或望着

浩瀚的银河，遥指牛郎织女星的所在。还记得我小时候常受惊吓，你就在这为我喊魂，昏黄的月光里飘荡着你的声音：“阿霞，回来啊！阿霞，回来啊……”可是我如今伫立在这，你却再也不会回来。

沿着弯弯的山路而行，离你的墓地也越来越近。记得那年清明，一路细雨绵绵，路上泥泞不已，我扶着你的灵柩上山。多年过去，道路早已不似往昔，但回想起来，却恍如昨日。路途上，有一株梨花盛放，我细细挑选后折了一支，轻轻放在你的碑前。

我双手合十，鞠了三躬，在心里默念：“奶奶啊，我只求你原谅，不求庇佑。”原谅什么呢？原谅我在青春期的不服管教，原谅我曾经忘记你对我的深深的爱，原谅我在你离去时未曾侍候在侧……

从山上下来，稍息片刻便要离开，我将老屋的大门上了锁，又到屋后逡巡一番，而后沿着石子路慢慢走出村子。恍惚间，时光如潮水倒退：多年前，就在这条路上，你送我离开，眼里含着泪花，牵着我的手迟迟不愿松开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刚强的你流泪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我回首，路的尽头没有你的身影，我轻叹一声，默默离开。

想当年，一切是那样寻常，只是骨中之骨，血中之血，又岂是寻常？而今才道当时错，心绪凄迷。